

Paradigmatic Mechanism of Discursive Antonyms

HE Zijian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Received: October 16, 2023

Accepted: October 26,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HE Zijian. (2023). Paradigmatic Mechanism of Discursive Antonym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034–04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5](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5>

Abstract: Discursive antonym is a type of rhetorical device in which its literal meanings and forms, with their strong arbitrariness and creativity, are unfounded to be semantically opposing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Syntagm and paradigm are therefore valid to unveil the latent antonymous logic. A paradigmatic system fueled by imagination and experience is a consistent analytical tool for speech antonyms whose metaphorical, parodic and ironic paradigms are probed. Semic and morphemic relations with lingual antonyms, and the exclusiveness, adaptability and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aradigmatic manners and discursive antonyms by contextual effect are identified.

Keywords: discursive antonym; rhetoric; paradigmatic mechanism; context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E Zijian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s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Department at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semiotics.

言語反義詞的聚合機制

何梓健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

摘要: 言語反義詞是特殊的修辭手段,其字面語義和形式都不能突出語言學層面的意義對立,具有高度隨意性和創造性,所以組合和聚合成為揭開其隱藏的反義邏輯的有效工具。其中基於想象和經驗進行的聚合行為與言語反義修辭異曲同工,通過分析其比喻、仿擬、反語的聚合機制,發現它與一般反義詞有義素和詞素層面的聯繫,並揭

示了在語境中聚合和言語反義詞之間的獨立、適應和互文關係。

關鍵詞：言語反義詞；修辭；聚合機制；語境

引言

反義詞是語義對立或相反的詞彙，總是成對出現。符淮青在《現代漢語詞彙》中二分其為語言反義詞與言語反義詞。^①前者如高-低，黑-白等概念相對、得到慣常對舉使用以至於能夠脫離語境仍能保持反義的詞對；後者如苦難-光明、山珍-草根等需要依靠上下文或特定條件觸發反義的詞對，脫離語境其對立意義即被抽空，因此亦被冠以條件反義詞、語境反義詞和臨時反義詞之稱。因其臨時性、隨意性和創造性常見於文學作品中。

語言研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將句法結構和修辭結構相結合。言語反義詞是一種修辭格，天然地掩蓋字面義要求的概念差異。修辭學總是滿足對詞的聚合，而不過問它們的組合關係，^②這一觀點雖然忽視了句法的連接，但也證明修辭在文學語言中的突出性，這種突出性就是由聚合賦予的。

一、聚合與組合

瑞士語言符號學家費爾迪南·索緒爾把語言置於關係之中。他把這種關係二分為「句段」和「聯想」，前者為語言符號表意的文本排列方式，後者為隱匿的一系列可能的候選符號項。葉爾姆斯列夫在1936年的國際語言學家大會上將兩者重命名為組合軸和聚合軸，或稱為橫組合和縱聚合。俄國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豐富了其功能，認為橫軸具有預測性、聯結性和鄰接性，主導文本的連接，而縱軸具有替代性和相似性，主導文本的選擇。他借助對失語症患者的實證研究，指出相似性紊亂的患者不能理解和運用隱喻，即不能準確替換語詞；而鄰近性紊亂的失語症患者失去對轉喻的把握，即語詞的連接失能。^③轉喻和隱喻兩級即組合-聚合關係，反映了語言和行為的一般方式，也是修辭學和話語分析的焦點。

雙軸關係擬合到言語反義詞中就是創造性選擇和條件性連接的變體。選擇即以相似性為前提，源詞投射至目標詞的過程；連接即以鄰接性為前提，目標詞與源詞相鄰並能獲得後者給予新語義的過程。比如：我願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④「松」和「柳」在縱軸上因為「喬木」這一共同義素相似，均可替換為其他同質名詞對，如寒梅-水仙、青竹-美人蕉等。前文「高山岩石」和「湖岸河旁」分別賦予了它們岩石的堅硬和河水的柔軟兩種感覺質，又因主謂結構「（我）寧願做」的社會域線索，從而承接了精神「堅韌」和「柔弱」的比喻義。言語反義詞對的相似性投射，觸發了條件性連接的語義潛勢。

然而相比文本組合的顯明與規律，聚合機制更能解釋言語反義詞的創造性和隨意性。詞對間的結構和語義不盡相同，影響甚至消解了相似和預測對確定詞彙的主導力。

二、言語反義詞的聚合機制

義素是詞彙的最小語義成分，語言反義詞的義素在範疇處相同，在類別處互為正負，比如「快樂」和「悲

傷」共享[+感情]範疇義素,其[±愉悅]類別義素顯著相反。相比之下,言語反義詞的範疇和類別不透明,但意義對立的共相以及義素的邏輯解析性得以探究其與語言反義詞的聯繫。

(一) 義素的聚合機制

概念隱喻的先驅 Lakoff 認為隱喻會生成新的喻體,語義在「存在的大鏈」上不斷變化,解釋者需要付出一定的解釋努力才能闡明。^⑤其後來者、從認知圖式角度分析的 B. Indurkha 認為一個語篇中的比喻是一個互相聯繫的關係網,所以語言使這個網絡中概念間的關係更加明晰。^⑥這種明晰意味著在聚合角度不存在的相似性是無法被創造的。

若直接被重構成目標詞且與源詞相像度極低,不像「你來我往」之類這樣互文且對立的詞彙,言語反義詞的相似性真的無跡可尋嗎? 王銘玉指出,「高位特徵相同,低位特徵對比」是確定相似性的方法。^⑦即找尋並提取共同義素構成高位,對比同質反義義素構成低位,就能基本確定兩詞的可替代性。下述將從言語反義詞比喻辭格中的明喻、隱喻和轉喻為例,從意指感覺質和比喻義的共同和對立義素分析聚合機制。

1. 明喻和隱喻

1) 你說,在一場突來的颱風中,報房上的水泥瓦不翼而飛,沈重的鋼骨房架竟像紙扎的風箏一樣坍塌了。(莫言,《春夜雨霏霏》)

2) 整個海面成了一片奇峰突兀,怪石峻嶒的山巒。(莫言,《島上的風》)

3) And Crawley's reputation as a fire-eating and jealous warrior was a further and complete defence to his little wife. (薩克雷,《名利場》)

明喻凸顯相似關聯詞,如漢語的「像」「如」「若」,英語的 like, as if 等。1) 中的「像」讓「沈重的鋼骨房架」和「紙扎的風箏」的感覺質對立線索明顯。拆分出共同義素[+人造構築物],反義詞素分別為「沈重的」「鋼骨」對「紙扎的」,例列如下:

	主要義素組合	共同義素	對立義素	詞義
詞素	沈重:[+分量大][+需要力量]		[+重]	鋼筋混凝土中所用的鋼條
	鋼骨:[+人造構築物][+鋼筋混凝土][+條形]		[+堅硬]	
		[+人造構築物]		
	紙扎:[+人造構築物][+紙張][+竹篾][+捆扎]		[-重]	用紙和竹篾扎成的器具
		[-堅硬]		

表 1 「沈重的鋼骨房架」與「紙扎的風箏」義素分析

上述分析可確定構成低位的對立義素[±堅硬][±重]是這對言語反義詞主要的反義部分,進而確定描述目的:強調颱風威力之大。而「房架」和「風箏」對反義聚合的影響微弱不計,諸如「鐵皮」「集裝箱」相對「紗窗」「薄片」等具有對等特徵的詞皆可替換。

隱喻相比明喻缺少顯著的相似標識,強調用一種概念替代另一種概念,表示為 A(本體)是(成為)B(喻

體)。按上述分析法提取 2) 的義素組合對:海面:[+海水][+表面][+平面],山巒:[+山峰][+突出][−平面],[±平面]的反義顯而易見。而 3) 描寫薩克雷筆下《名利場》的羅登·克勞萊家裡藏著言聽計從的妻子,對外卻是個疑心重、好打架的 warrior,但恰借這個形象避免了人們打聽其妻子,成了一道有力的 defense(屏障)。兩詞對舉成為言語反義詞,由 warrior:[+a person][+to fight][+in the battle]和 defense:[+an act][+to protect]中的「鬥爭」與「保護」推得關聯的共同義素[+protector][+against attack/ criticism]。句段的社會語境觸發共同義素生成比喻義,整體語義發生變化,所以原文中脾氣暴躁、惹是生非的克勞萊成為保護家妻免受流言的「戰士」和「護身符」。

2. 轉喻

轉喻,亦稱借喻,只有喻體出現,或者說本喻同構,突出喻體的「外殼」。言語反義基於相關性建立語義連接,往往由某個特定時空的知識固化、經驗沉澱與群體認同觸發,比如下例:

4) 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面。(《集外集拾遺·〈爭自由的波浪〉小引》,魯迅)

5) Sceptre and Crown Must tumble down

And in the dust be equal made

With the poor crooked Scythe and Spade. (James Shirley, From Ajax Dirge, 1931)

「魚翅席」與「雜合面」兩種食物的低位義素不透明,又因其具有明顯的時代性,需要結合特殊社會文化語境確定比喻義。食用魚翅的風氣起於南方,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有記:「沙魚……腹下有翅,味並肥美,南人珍之」,^⑧清代經學家郝懿行的《記海錯》言及乾隆年間「酒筵間以為上看」的魚翅,證實南北已視鯊魚翅為名貴食材,民國時雖無「滿漢大席」的排場,但魚翅席依舊風靡。

相反,雜合面是雜糧製成的麵粉,口感粗糙難以下嚥。李英儒在《野火春風鬥古城》十三章中寫到「近幾個月配給的雜合面,根本就說不上是糧食啦……這些像塵土一樣的東西,聞著腥酸,嚼著苦辣,不論熬粥還是蒸饅,總得捏著鼻子才能咽下去。」楊朔在《亂人坑》中也有類似的描述:「這種雜合面蒸成窩窩頭,硬得像石頭,摔到山溝裡也不碎。」足以看出雜合面的相比魚翅席的對立內涵,前者貧乏,後者奢華。

例(5)的 sceptre(權杖)與 Crown(皇冠),對舉 Scythe(大鐮)與 Spade(土鏟),前者代表皇權當道,是時代性十足的符號。理出共同義素[+metal object],而其對立義素的象徵義眾多,諸如「裝飾-實用」「貴族-平民」「靜態-動態」等均由聚合演變所得,不僅被作者和作品當時的社會語境錨固,今天諸如英國、荷蘭、丹麥等國家依然保留君主制,「權杖」和「皇冠」等至今仍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

雖然轉喻發生在組合軸上,其構成依靠事物實在的鄰近聯繫,但共同義素的存在指涉特定時空的集體知識,便能對應相似的特徵並替換地運行聚合過程:錨定[±奢華(extravagance)]後,「魚翅席」的候選可以是「熊掌宴」「燕菜湯」等,sceptre和crown以「armilla(加冕用的金屬手鐲)」和「horn(號角)」替代,而「雜合面」可用「酸窩頭」「觀音土」替代,scythe和spade與secateurs(修枝剪),sickle(鐵鐮),shovel(鐵鍬)等都可互換。

(二) 詞素的聚合機制

1. 仿擬

6) I had no outlook , but an uplook rather. My place in society was at the bottom . (Jack London, *What Life Means to Me*)

有些言語反義的生成以鄰近詞或詞組為線索,通過保留被模因部分共同詞素進行臨時構詞。例(6)中基於 outlook 的主要結構「look」仿擬生成 uplook,與 bottom 形成言語反義。傑克·倫敦出身下層,在《生活意味著什麼》中敘述自己年輕時一心嚮往上流生活,已然處於底層的他不存在「downlook」的視角。這裡的聚合機制取句段內既定詞彙的詞素組合,以某一共同詞綴為高位,以對立詞素為低位。正如先有「公理」再創「婆理」,先有「陰謀」再設「陽謀」。仿擬辭格對舉屬於句內反義,以句段內某個詞或詞組的詞素組合為線索,其聚合機制具有顯明性。

2. 反語

有些言語反義詞則以源詞為目標域,留其形反其義,反語就是其中的範式。比如《德伯家的苔絲》中鄉村姑娘苔絲深愛的安吉爾·克萊爾(Angel Clare)的名字實際反映了他心中理想的伴侶,但苔絲向他傾吐了自己受盡侮辱的過往,「純潔的天使」形象便蕩然無存,他不再護花,反成了將苔絲推向深淵的惡魔。克萊爾的鄰居莫西·錢特(Mercy Chant)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名字看似「仁慈的聖歌」,嘴上不停宣揚仁慈,實際上道貌岸然、自私冷漠。

反語辭格的另一種形式為諧音聚合,語音上是贊美,實為諷刺,激發讀者聯想,映射對象特性。王蒙的荒誕小說《白先生之夢》中對「白達署博士」進行了一系列贊許式的低俗批判:「領導世界新潮流,頭腦優鏽,思想進花,學貫中稀,書破億卷,論述精屁,一針賤血,春瘋化雨,惠我涼多,久旱乾雨,她香故知,字字針理,句句荒金……」這些聚合候選詞替換部分詞素被逐一投射,達到反諷目的。例如通過「生鏽」或「朽木」等感覺質關聯,聚合成「優鏽(朽)」與「優秀」對立;與「拍馬屁」或「淨說廢話」等情境關聯,聚合成「精(淨)屁」與「精辟」對立,列舉不一而足。反語辭格屬詞內反義,形式不變或部分改變實現意義對立,正如「菌(俊)男霉(美)女」「暗梅幽聞花(俺沒有文化)」等具有諷刺意味的網絡新詞,其語義及聚合機制都具有隱匿性。

三、言語反義與聚合的關係

言語反義詞是帶有想象性、語境化的言語表達,而非通過日常表象或科學敘事表達知識、意見的途徑。^⑨ 言語反義與其聚合的關係在於其獨立性、適應性和互文性。

(一) 獨立性

所謂獨立性,即當聚合進入或被認為應當進入特定語境後受該語境的制約,這種特定時空恰如馬林諾斯基的情境語境。德里達認為情境語境是「書寫的那個時刻所規定的符號的現場因素」,^⑩是一種存在於寫作當下的在場性。獨立性首先體現在時間維度,比如「鋼骨房架」或「ferroconcrete」有其歷史和技術語境制

約，鋼筋混凝土最早發明於 19 世紀中期，理論上此時代前的讀者都無法理解它的詞義。而像「黃髮」「垂髻」一類反義詞對在《桃花源記》的時空里尚可互文，其意義會隨著年月更替淡化甚至消失。獨立性還體現在空間維度，如 *The snake, however, continued to 「dance」 slowly. It obviously could no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an music and jazz!* 中的「Indian music」和「jazz」分別代表亞洲和美洲，隨著語言實踐的增加會充盈文化上的獨立性，進而象徵「東方」和「西方」，其候選如「Chinese zither」和「piano」均具有相似性。

（二）適應性

適應性即聚合在特定語境能變化或生成語義。一方面，它在辭格主導的強弱中變化，初生的言語反義詞受修辭形成的語境嚴格制約，隨著語言實踐增加和認同群體逐漸廣泛，會逐漸弱化甚至脫離制約，進而錨固成語言反義詞。比如「魚翅（宴）席」在南方，尤其是廣府地區有「魚翅嘅（漱）口」的轉喻，逐漸固化指代「揮霍生活」的隱喻。另一方面，適應性也體現在語境允許語詞的「生長」，並促成新的語境：規約化的符號能遷移語義並聚合成與之相關的新表徵。比如初生的「魚翅席」與次生的、代表平民仿品的「碗仔翅」形成新一輪的言語反義，且獨立地守據著各自的語境。這也是對「語境決定修辭」或「修辭決定語境」^⑩論斷的一個回應，當被視為經典的意義再次被新的意義替代，原有的意義會留下痕跡成為聚合軸上的風格模型，為後來的語詞創構提供參考和選擇的空間。

（三）互文性

這樣一種意義衍生的時間先後構成了互文性，在廣義上它納入包括社會文化、知識經驗、思維投射之間顯隱的關係等可知的文本，^⑪而狹義上的互文性是當下文本指涉前文本及其文化空間的諸多可能性，^⑫本質也是聚合。言語反義詞的互文性可以理解為一個語境中的聚合行為總以另一個語境的聚合產物為前文本，並積累生成後文本。從符號演進的角度來看，聚合線索可以從性質的相似性，演進到關係和結構的相似性，到想象或規約關聯的相似性，最終都會因為語言實踐的增加逐漸充實規約理據。

前述語例的互文均基於相似關係來達成，其中仿擬和反語是典型的結構互文，有關文獻已論及，^{⑬⑭}此處著重明、隱二喻。明喻和隱喻的本、喻兩文本之間的語義存在總是錯置對立，其中喻體多以心象形式再現本體，導致前後文本也一樣指涉喻體的主觀性和不在場性。這種想象來源於生活經驗、科學知識、邏輯推理等已知的集體知識結構，實際上也是一種規約。比如 M·布爾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 的中篇小說《嗎啡》開篇以人身與紙片構建性質上的相似，突出狂風之猛：「在一九一七年，在那年冬天[...] 已然旋起的那場暴風雪將我裹挾住，就像捲起碎裂的報紙上掉下的一小塊紙片似的，將我從那個荒僻的地段拋到了縣城裡。」同樣，用海浪變山峰構建特徵上的相似來描述強風，莎士比亞提供了許多豐富的想象：「你只要站在白沫飛濺的海岸上，就可以看見咆哮的洶濤直衝雲霄，被狂風捲起的怒浪奔騰山立（《奧賽羅》第二幕第一場）」「可是一等到風濤怒作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那堅固的大船像一匹凌空的天馬，從如山的雪浪裡騰躍疾進（《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第一幕第三場）」。

轉喻的互文性指涉文本的客觀在場和鄰接，基於本喻同構的相似性，亦即直接相關性。雖然它是一種「發生在組合符號鏈上精簡化的詞語產物」，^⑮但正如上述轉喻的義素分析，只要保證核心語義不變，表徵的文本可以作出變化，而變化幅度的寬窄由語境決定。論其互文關係，本文強調結構、類屬、施承和因果，且相

互能轉化。比如 4)、5) 中的施承關係是轉喻階段的主導關係, 語言被灌輸更多經驗後, 字面義指稱比喻義突顯類屬關係, 聚合的空間也就縮窄了。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中的「樹木」和「森林」是部分與整體的結構關係, 同樣會隨言語實踐沈澱為類屬關係, 轉義指目光短淺。莎翁筆下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中「生存」對舉「毀滅」, 或是「成仁」對舉「苟且」都隱含選擇式的因果互文: to accept the fate or to fight against the fate? 引導其規約化的線索並非言語反義部分, 而是句法結構本身, 如今被多次借用形成龐大的聚合體, 比如關於介紹閱讀習慣的標題「To read, or not to read」、關於接種疫苗的宣傳「To jab, or not to jab」以及關於年輕人就業的劇集「Job or no Job」等。因此, 轉喻是隱喻多語義生成的邏輯基礎, 不斷為隱喻提供客觀真實的素材, 但聚合不只發生在隱喻中, 因為物的意義語境化和規約化是所有辭格及其替換的基礎。

四、結語

聚合成行, 在於形式上可替代組合的某個同質類別, 也在於存在群體意識認同的意涵共核。作用於形式的言語反義聚合顯現了結構和語音的「套式」, 讓其他同類語素可以佔據其位, 根據套式生成意義, 需要有步驟地操作, 進行以形反義或以音反義; 而直接作用於意涵的言語反義聚合, 其理據隱藏到更深層次, 不受形式約束, 也就有更大自由度的「可反義性」: 一旦確定對舉詞的意義中值, 隨即錨固並藉此兩端擺蕩——既可以結構對仗如「山重水複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也可形成形如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之詩: In three words I can sum up everything I've learned about life: it goes on 當中言語反義詞句不相仿的偏重局面。

意義層面「可反義性」自由度的大小應回歸聯想關係本身, 無論是明喻以不相關的特征、隱喻中以部分與整體的相似, 還是轉喻中以生活的事實依據進行完型思考的聯想, 都突破了語言的音-形二元對立, 指向了所指背後的歷史與社會規約。雖然希爾弗曼所言:「聚合關係中的符號, 選擇了某一個, 就排除了其他」, 但只要生活主體的聯想與選擇不停, 聚合機制確是無時不在運作著, 雖隱猶現。

語言文本雙軸共時運作, 決定「順理」的是組合, 決定「成章」的是聚合。言語反義詞是語言表達的風格外殼, 突顯聚合作為語義邏輯上形式的調控。這樣才能挖掘出言語反義詞與語言反義詞的義素共核, 才能解釋它在文學文本中的創造性與任意性: 總是拉開與實在世界的意義差距, 並用比喻、仿擬、反語等方式展開各種可能性。也就是這種差距的存在才需要源語不斷借「相似」和「相關」無限接近目標語。在這個接近的過程中, 新的言語反義詞也相繼應境而生, 形成繁復的大聚合體。

注釋

① 符准青著:《現代漢語詞彙》,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 頁 119-121。

② Ducrot, O., & Todorov, T. (1983).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③ Jakobson, R. (1956).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p. 82.

④ 徐鳳:《淺談言語反義詞》,《當代修辭學》, 1989 年第 2 期, 頁 40-41。

⑤ Lakoff, G., &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⑥ Indurkha, B. (1992). *Metaphor and 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Boston/London: Kluger Academic Publisher.
- ⑦ 王銘玉:《聚合關係的制約因素》,《中國俄語教學》,1998年第3期,頁8-15。
- ⑧ 王賽時:《中國古代海產珍品的生產與食用》,《古今農業》,2003年第4期,頁78-89。
- ⑨ 張守夫:《修辭語境的結構和意義》,《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3年第4期,頁35-39。
- ⑩ Derrida, J. (2003). "Signature event context" in: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d. Jonathan Culler, London: Routledge, vol 1, p. 230-231.
- ⑪ Vatz, R. (1973). The myth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p. 154-161.
- ⑫ 李秀香:《互文與修辭:理論淵源與突圍路徑》,《外國語言文學》,2018年第3期,頁239-249。
- ⑬ 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頁19-30。
- ⑭ 沈家煊:《「互文」和「聯語」的當代闡釋——兼論「平行處理」和「動態處理」》,《當代修辭學》,2020年第1期,頁1-17。
- ⑮ 鄭慶君:《互文性理論與漢語修辭格的關係探析——以漢語仿擬修辭格為例》,《當代修辭學》,2013年第3期,頁11-18。
- ⑯ 王銘玉:《隱喻和換喻》,《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年第1期,頁27-31。

(Editors: Bonnie WANG & Monique JIANG)